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六十
至
六十三

13
849
249

明 1 3
849
249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十

忠義

夫忠者臣下之高行義者制事以合宜謂其益也徇死而無二語其大也滅親而不顧然貞一之道存乎誠節而逆順之理著於艱危自正道寖微禍階萌立紀律隳弛而莫制英賢馳騖而不足諫或見拒黜之

無怨難之將作奮不顧命乃至因利陳說唱合義舉
借勢鼓怨用圖興復挺身而誓除逆節誓心而耻仕
僞政感至流涕憤以碎首精貫白日讐不同天雖或
時移運謝齎志弗克其英風餘烈良足尚焉
富辰周襄王之大夫也襄王十七年王以翟師伐鄭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十
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攻富辰曰吾驟諫王王弗從
以及此難若我不出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言卒
其所屬
以死難
漢張充爲期門郎時王莽居攝充等六人謀共劫莽
立楚王發覺誅死
後漢鮑永字君長宣之子也永初爲郡功曹王莽以
鮑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
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嘗置中府永因數爲
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簒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
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日送喪歸扶風
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曰我受漢茅
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
復署永功曹
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哀
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
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趙熹爲更始郎中累遷五威偏將軍更始敗熹遇更
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
縑綿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王遵字子春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
隗囂舉兵而嘗有歸漢意會於天水私謂來歙曰吾
所以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
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
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
閔貢爲河南中部掾時袁詔袁術誅宦官中常侍段
珪劫天子出貢北到河上天子饑渴貢烹宰進之勵
聲責張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隸刀鋸之餘越從涔泥
扶持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刼迫帝王蕩覆王室
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亡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
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叩頭
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臧洪廣陵人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
時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

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紐賊臣董卓秉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伸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盟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魏田疇幽州人也漢末劉虞爲本州牧時董卓遷獻帝於長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之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葵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

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年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并辟皆不就初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王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楊阜天水冀人涼州刺史韋康辟爲別駕馬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中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棄垂成之功

隨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
請和開城門迎趙趙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
守阜內有報趙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
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
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
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
趙背父叛君雪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
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
弒君也趙强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敕敘從
阜計定舉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
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趙約使從弟謨至冀州語岳并
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
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趙聞阜等兵起自出而衢寬解
岳閉冀城門討趙妻子趙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
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
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趙怒殺之阜與趙戰身被五
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趙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
金禕字德禕曹公爲魏王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
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復
興乃喟然發憤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

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魏王丞相長史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强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然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日必乃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人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

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實賊也皆殺之

張恭燉煌人爲郡功曹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刼以白刃就終不

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
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要離覆家經國之
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擒之耳願
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
攻酒泉沙頭乾齊兩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
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悉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拜西城戍己較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敦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
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尹大目少爲曹氏家奴高貴鄉公時爲殿中人嘗侍
在帝側母丘尉文欽之舉兵也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俱行景王目有瘤疾使醫割之文欽子鴦勇冠三軍
鴦之來攻王驚而目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已突出
敵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
里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
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披鎧冑追文欽遥相
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苦不可復

恐數日中也欲使欽餅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
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
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
曰世事敗矣善自弩力也

蜀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近五官掾功曹時雍
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
六紙餅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
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爲永昌太
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
太守改易既與府丞署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闓
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
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
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
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事下不負先人書功竹
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
事殞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隕於江浦何足可
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聽
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
野火在原蹈履河氷火滅氷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

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
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
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卒
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難追鄙士何足宰哉蓋聞楚
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
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
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感恩內著爲都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
南征討閬既發在道而凱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
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

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
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
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
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晉寧州諸呂不肯附
臯郡
同守姜維爲大將軍後主降鄧艾維見鍾會會謂維
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
奇之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
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
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
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

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跡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教會誅非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暫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言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事不捷遂至滅蜀人於今傷之

郗正爲祕書令後主東遷維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殷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捨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

譙周字允南後主時爲中散大夫及晉文王爲魏相國下書辟周至漢中因病不進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病詣雒泰始三年至以病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

吳桓應爲丞相孫峻司馬時太子和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應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事覺見殺

晉裴楷子憲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并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懷帝永嘉末王浚爲後趙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陷州人鬼同疾孤恭行天憲拯茲黎民故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倣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恩榮遇隆重王浚凶惡醜正尚晉之遺簪雖欣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厲物必欲刑恐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弁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

毛孟爲寧州治中惠帝末西南夷叛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摧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吳興太守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

高韜有志節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

密與太傅參軍姜願京兆杜泓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庾珉字子珺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
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
並遇害
辛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前趙劉聰
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
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樂道融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井卓
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
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
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制諸侯而王氏擅權月久
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
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賊死爲愚
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
衆聞之必不戰自敗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
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
軍稽遲至猶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卯時爲敦參

軍使卯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王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日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周畸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畸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畸辭情臨以白刃畸曰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畸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耳卓在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是者我當活汝畸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悉努力堅守賊今敗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爲春陵令王敦作亂刺史譙王承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移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餘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嘗攻之雄勉勵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

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驚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焉

周該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繇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内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并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承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并安南必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憂病之秋吾致死在今日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畸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繇是獲免王敦之難

王偃呂猷並生江夏舊姓偃爲江安令猷爲秀才時張昌叛亂旬日之間衆三萬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唯偃猷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猷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嘗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沃逆

賀循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倡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杭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遣謝兵士柱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

周玘爲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昌等寖盛殺平南將軍全伊鎮南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夏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匡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帥趙龔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劉遐廣平人值天下大亂遐與馮王瓘於河濟之間

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退忠勇敎義誠可嘉以退爲下邳内史將軍如故

邵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都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子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既而段疋磾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鴦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散騎入勒井邉畧嘗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皆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内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

又拔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有
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
磾率衆攻段末懷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
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
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存兰
及子得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
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
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
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
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恩紹爲營主續之忠
義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
紹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讐存及兰紹等與
匹磾嬰城距冦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
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
弟文鴦與兰紹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
賊所殺竟亦遇害
孔坦爲領軍司馬初除未赴召王敦反坦與右衛將
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
陶回丹陽人爲王導司馬蘇峻之役王師敗績回還
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導以
回有器幹權補北軍中侯
辛恭靖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
後秦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
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誕守者乃踰垣而遁歸於江東安
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丁穆字彥遠孝武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
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長安稱
病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
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得至
京師詣闕上之孝武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
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
柩始反言增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
依周應故事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庾炎新野人桓玄僭楚王相國加九錫之命炎聞之
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炎有衆七千於城南
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紬安西參軍楊道護
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廕本仲畢黨極偉既死石

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湖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庆爲名南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庆衆散奔姚興縣等皆遇害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一

忠義第二

夫陶潛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有高節以弱年簿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

已

王仲德與兄元德同自符堅中南奔投桓玄值玄初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畧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冐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爾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高祖高祖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

王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雒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雒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卞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卞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卞命司馬順

明五千人屯凌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王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黑稍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史鈌率軍救之諸千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徐廣爲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流涕交流謝誨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

因更慟欷

郭原平父世道有孝行太祖旌表之原平亦有至行爲鄉里所推及太祖厭世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稈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爾

何子平有孝行州辟不就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發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武念新野人爲右將軍虛閣太宗初即位四方爲亂

帝遣念乘驛還雍州綏撫爲劉朗詐而殺之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迃奔劉勔太宗嘉之爲奉朝請

曾秀南寧將軍奕之子也初在魏太武以爲尚書郎時鄴民欲據城反太武遣秀嘗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讓秀復恐懼太武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魏所沒太武引置左右與秀相見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孝武遣將劉泰之輕軍襲魏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創爲魏所獲天祚妙善針術太武深加愛賞或與同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太武北還蕃天祚因其沉醉僞若受使督功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太武所愛群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明帝初與四方同反魏太武始南行遣奕隨永昌王庫仁直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太武還至湖陸奕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嘗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魏群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大武許之長社戍兵有六七百人奕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

去奕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奕唯第三
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
放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奕秀
得罪晉朝負釁三世生長絶域遠身胡虜兄弟合門
淪黠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
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非遠夷庚
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
共志塵遍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殪過半昏
酣沉湎恣性肆身奕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旋之願齊
契義奮梟馘醜徒憑恃皇威肅清逋穢牢落諸城指
期克定規以清塵微雪夙負方當東骸北闕待裁司
寇濡節未申腹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
武兼姿遠邇欽順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
弱百口先遣歸庇逼迫丹心仰希津送謹遣同義賴
川聶元初奉辭陳聞鑠馳驛以聞帝大悅下詔曰僞
寧南將軍魯奕中書郎魯秀義志幹烈忠誠久著撫
茲福先闔門効款招集義銳梟剪獠醜肅定邊城獻
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頹當之出胡入漢方之
此日魯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畧奕可
督司州之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其同諸子弟及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

南齊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父爲薛令安民隨在縣宋元嘉中没魏率部曲自拔南歸及元凶作逆使安民領支軍并降義師拔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

劉善明平原人也宋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仍舉秀才對策強直孝武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清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簿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白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

桓康北蘭陵城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禁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孫之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裴叔業武帝時爲寧蠻較尉長史廣平太守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武帝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

梁柳敬禮爲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常先登陷陣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兄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

客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所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

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范桃棒爲侯景儀同及景陷東府城挑捧客遣使送欵朝廷乞降會事泄見殺

陸緝秦郡人也侯景陷臺城緝與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城侯寧爲主以距景景將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

祖皓爲江都令時侯景叛皓起兵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中書舍人蕭勱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監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狗城中無少長皆斬之

蔡彪會稽人大寶初侯景專政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

羊鵾字子鵬都官尚書侃之子臺城陷侯景以爲庫

直將軍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鵾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鵾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鵾斬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拱船鵾以矟刺殺之世祖以鵾爲青州刺史封昌國侯

陳侯瑱初仕梁爲超武將軍隨鄱陽王蕭範鎮合肥及侯景圍臺城範乃遣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乃隨範從鎮淦城餓而範及嗣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因而歸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於巳同

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慶
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
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
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武巨將軍南兖州刺史郫
縣侯邑一千戶
沈恪在梁爲宣猛將軍監吳興郡梁滅自吳興入朝
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出入辭因
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
經事蕭家來今不忍見許事分受死爾決不奉命高
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周敷臨川人也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多歸之
梁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爲名時內史
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內有欲侵掠於敷敷
護之親率其黨捍衛送至豫章時觀寧侯蕭永長樂
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
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
部下將帥爭權復反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部閫恐
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
迪大憑仗之漸有兵衆迪據臨川之上塘敷鎮臨川
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嘗侍武

侯將軍寧州刺史

顧野王吳郡人也爲宣城王賓客梁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枕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於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甚嘉之使監臨海縣

岑之敬爲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令所部赴援京邑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

桑景歷仕梁爲海陽令侯景之亂梁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帝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

沈衆仕梁爲太子舍人兼散騎嘗侍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衆家代所領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軍容甚整景深憚之尋授衆爲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降於景景平元帝以爲太子庶子

任忠汝陰人也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

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遣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

樊毅南陽人少習武善射梁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清溪戰沒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乃隸王僧辯討江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

魯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粮廩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鎮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

魯廣達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

乃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嘗侍

後魏尉古眞代人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一押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

封偉伯爲蕭寶夤闗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常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

房士達清河人爲京兆王繼大將軍府騎兵參軍孝昌中其鄉人劉均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徵逼其爲將士達以禮門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三千餘人東西討擊悉破平之

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嘗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

裴駿者聞喜侯雙碩之子性方簡有禮度鄉里宗敬

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晉人薛永宗聚黨應之殘破
諸縣來襲閻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
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
臣子致命府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
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士驍勇數百人
奔赴賊聞救至引兵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太武
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大武大慨
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
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

房法壽清河驛募人招集壯士皆有百數宋景和末
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秉民起
兵應宋明帝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
起兵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固軍加
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死道固文秀悉復歸
宋乃罷兵

王玄威弘農北陝人獻文之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
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荀頹以事表聞詔令
問狀玄威稱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
此不知體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
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

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太除日
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常元恢東海太守合宗之子孝明時值刺史元法僧
據州外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爲法僧所
害時人傷惜之
鄭仲明爲太尉屬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
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
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莊帝以仲明舅氏
之親其弟與謀挾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
追封安平縣侯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僕射仲明初
謀起義令其長子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叛
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叛仁子拔江乃斬道門
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崔孝演清河人少無宦清浮沉鄉里河間王琛爲定
州刺史以爲治中晩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
歸及鮮于修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
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
高敬猷爲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爲驃
騎司馬及寶夤謀逆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
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蘇湛爲蕭寶夤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令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罪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願乞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嘗常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謂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之具臣寶夤周旋契闊言能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里

終於家贈散騎嘗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崔光韶清河東武城人爲廷尉卿孝莊末還鄉里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刼光韶以兵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爾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

高子儒字孝禮元顥入雒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雒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雒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并宜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乃授秘書郎中

忠義部 一 十三

忠義第三

陳章黃國玠較釋

西極文翔鳳訂正

淮南李嗣京參閱

元齊高乾仕魏爲司徒中兵選員外孝莊在藩乾潛

[illegible]託附兄弟本有從橫志及爾朱榮害人士乾謂天

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

[illegible]士馬莊帝孝道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十二

忠義第三

北齊高乾仕魏爲司徒中兵遷員外孝莊在藩乾潛相託附兄弟本有從横志及爾朱殺害人士乾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

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爾朱榮以乾不應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榮死乾馳赴雒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援劒起舞請以死自效俄而爾朱兆入雒尋遣其監軍孫白鷄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有報復之心白鷄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郡殺白鷄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泪交下將士莫不哀憤昂初爲魏直閤將軍昂以危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

劉海寶少輕俠然爲州里所愛高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洲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爾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弟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并尉少卿封隆之魏永安中爲河內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爾朱兆入雒隆之以

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同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等並荷先帝殊嘗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讐雪耻乎隆之對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克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繪奉迎於喜口高祖甚滏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爾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擯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下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

對曰爾朱暴　下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擁重兵其強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

後周韓雄少敢勇膂力絶人自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雒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北行臺楊琚共為犄角抄掠東魏所向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雒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畧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

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
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
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雒乃
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
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

楊寬父均初仕魏爲北道大行臺嘗州刺史寬從均
以功拜行臺郎中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
得罪寬被逮捕孝莊帝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
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
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
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
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
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祚
拜通直散騎侍郎

盧光初仕魏爲員外侍郎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
義遥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大統六軍攜家西入太祖
深禮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

柳霞仕後梁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宣帝踐帝
位於江陵以襄陽歸周霞乃辭宣帝曰陛下中興爲
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

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
儀同從父司空並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
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
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
曲垂鑒照亮臣此心宣帝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
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
宣帝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
朝

侯植後魏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大亂盜賊
蜂起植乃散家財募勇討賊以功拜統軍

隋柳機初仕後周爲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還京師
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

房彥謙仕齊爲齊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王東奔以
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
謀翊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於家

蔡建緒仕周爲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爲丞
相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
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
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
緒遂行開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

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虎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鄉此言不遜也

周羅睺仕陳爲散騎嘗侍煬帝爲晉王伐陳羅睺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渡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

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

陶世模仁壽初爲嵐州司馬漢王諒反刺史喬鍾葵

之

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曰當速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

令

骨儀煬帝末爲京兆郡丞衛玄領京兆內史唐公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陰世師同心叶契分子並誅其後遂絕

馮慈明大業末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遣兵擊密爲密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諭以舉兵之意慈明曰盡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

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爲尚書承務郎

曹任瓌年十九初仕陳爲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

盧祖尚光州人隋末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

呂子臧隋末爲南陽郡丞高祖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弒高祖遣其女婿薛君倩齎手詔諭旨子臧於是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王景暠河東聞喜人初呂崇茂之反宋金剛又寇澮州景暠率鄉黨千餘家據險而抗賊卒得保全太宗

嘉之令簡較桐鄉令景嵩苦辭不受改爲驃騎將軍又不受高祖聞而徵之及見勞之曰卿固守忠誠克全鄉曲國有嘗典所以授官卿每辭不受何也景嵩對曰抗拒逆人臣之常分臣不敢以爲功桐鄉則臣之本縣州里之情臣不能無阿曲所以辭高祖善其對勞之曰卿識理者國有彝典豈得遂卿本意於是封爲桐鄉侯加位開府焉

王雄誕吳王杜伏威之將伏威入朝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誕公祏將爲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邪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

楊初成虢州人也天后廢中宗爲廬陵王初成僞稱郎將矯制於都市募人欲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坐斬家口籍沒中宗即位下制曰虢州人故楊初成往者運屬艱憂志懷忠讜將迎六飛之駕反罹五刑之罰身既伏誅家又從坐言念誠節深可哀矜宜有褒榮式稱忠順可贈左驍衛翊府左郎將

周憬壽春人爲武當丞與王同皎叶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

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懼忠而死也帝后亂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臣吾知其戚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

蘇安嘗爲書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弑也武三思言安嘗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贈諫議大夫

燕欽融爲許州司戶參軍時韋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群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武延緒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危社稷欽融上奏其事庶人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

郎岌定州人上書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爲亂之狀韋庶人又勸帝殺之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爲太常工人睿宗爲皇嗣得侍左右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認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即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耶引佩刀自剖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絕而什則天聞之令輿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之經宿金藏始蘇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

張玠兗州人少豪俠輕財重客安祿山反令僞將李

廷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豪士張貴君孫邕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上問擇木張孚皆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

趙復爲永樂尉至德二年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復與河東郡司戶韓旻司士徐昊及宗子李藏鋒先陷賊中同謀翻城爲內應俟官軍至開門納之斬賊軍數千級偽蒲州刺史崔乾祐獨以麾下數千騎走收其散卒圖安邑欽保之百姓等偽降開城門納乾祐軍設伏於其內縱賊千餘騎入縣門發盡殺之唯乾祐未入得脫走

楊務欽本安慶緒將也至德六年二月內務欽等爲賊守陝郡潛圖歸順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賊將不同已者即日翻城爲我守陝兼收太倉郡中金帛器械山積賊聞之遂令賊將安武臣領兵攻務欽苦戰而死郡中百姓並爲賊所屠令孤彰爲左衛員外郎將祿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偽署爲城內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偽署爲

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
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
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於萬
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
自祿山搆逆爲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
甚悅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爲思明所疑思
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
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悉力背逆因與賊兵戰大破
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
宗深奬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乘并幄帳
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
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
李惟簡成德軍節度賓臣之子建中年王武俊誅其
兄惟岳乃械送京師德宗拘之於客省防伺甚峻朱
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奔及行在率兵與賊戰有功
加御史中丞扈從興元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
張子良爲潤州兵馬使李錡叛使子良與李奉先田
少卿領兵分路收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
甥袁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趨
城執錡以歸順

鄭嘗爲新蔡節度判官時節度留後吳少誠日務完聚不奉朝命嘗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使試較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李嘉節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二十餘人將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爲少誠將出餞中官嘗等遂乃舉事或以告之者遂殺李嘉節等繇是各持僞詔請罪誠皆宥之遣使殺張伯元於申州其大將宋晏曹濟奔於京師

李觀爲坊州防遏使以憂免居盩厔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鑾駕之陝觀於盩厔率鄉里子弟千餘完守一

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劉悟爲淄青牙門右職元和末詔討李師道遣悟將兵拒田弘正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果以誠告云奉命殺悟以都虞候代之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叔之得其實遂召諸將與謀曰魏博兵強出戰必敗今天子所謀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戎以取鄆州轉危亡爲富貴邪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趣鄆圍其內城無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梟

師道首以獻時十四年二月九日也悟自淄青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擢拜簡較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極力攻之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挈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慆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原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原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原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援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間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爲即欲揮劒向公弁原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原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繇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乃退舍

後唐李愚唐末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爲安陵簿丁憂去職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津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以昭宗頻害宦者同謀廢立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聞其事私心痛憤乃求見華帥韓建致書喻以禍福

莫大肯曰僕關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殺害義之事嘗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涉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兇逆而志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唯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迎奉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時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而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聖建草檄欲布於諸鎮事未集而崔中書殺二兇昭宗反正

周李澣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盧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述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眞亦謂之蟬得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瀚嘗微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

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
潛至澣所密謀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謝定帥表
其事太祖哀澣羈離異域嘗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
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
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廻致謝曰田重霸至伏蒙聖
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
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曰昨田
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眞詔勑秖有兄濤家書不敢將
出方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眞差中門使
趙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
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
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既
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
於海眞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則至五
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
珮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
但令此人且廻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
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目前所得
至於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欵伏乞妙延
良弼周詢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

舟述律事云今王驕騃唯好擊鞠耽於內寵固無四分之志勸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寄貴臣尚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辦得來討唯速若且和亦難速將來必不能力爲可東也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一十三

忠烈

死節

夫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人之所甚難而有委質事君陳力就列遭時不造秉節無貳冒難履險而罔憚齎志畢命而是圖自非內蘊專精之誠舉無媮

苟之念保丹赤而自誓經顛沛而不渝又安能比鴻毛以自輕履虎尾而弗畏者也中代而下不乏其人觀其植節匪遷狥義爲務臨危益勵視死如歸古人云疾風知勁草斯之謂矣其或脫坎窞之阨免鯨鯢之害功濟於世身享其榮者亦固有焉

漢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後漢閻忠漁陽人前爲信都令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二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死

魏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刼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臣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王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

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蜀諸葛尚瞻之子也時瞻爲行都護衛將軍魏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前軍而死黃皓後主所任邪臣也

晉賈渾惠帝大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聆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聆怒執將殺之聆將尹崇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聆不聽遂害之

易雄長沙劉陽人爲春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爲今日即戮得爲忠國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

宋劉伯宗渤海太守乘民從弟也明帝初青州刺史

沈文秀舉兵同薛安都反乘民據臨淄城起義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受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亾及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

傅弘之爲雍州治平從事爲赫連璟所襲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賈襲宗定陵人也劉胡叛淮南本縣已爲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援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擒以火炙之閭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海內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斬之

梁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荆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霍儁爲廣陵令太清二年侯景反既陷東府城郡邵陵王綸率馬步三萬討之爲景所敗景獲儁等來送

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雋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雋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

陳沈炯仕梁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

裴政初仕梁爲黃門侍郎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叔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後東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

郎引事相府

隋陶模高祖時爲嵐州司馬漢王諒據并州反刺史喬鍾葵發兵赴逆模諫之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氣辭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

敬釗爲繁畤令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賊既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十三鍾葵忽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耶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

馮慈明煬帝時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雒追兵擊密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

慈明盍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與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

楊善會大業中拜清河通守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復擾臨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但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女屠酷兒輩汝輒敢欲相吏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松贊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郡兵已破宜早

歸降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
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
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
去毆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
也言未卒賊已斬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
氣益倍北海卒完

唐靳孝謨仕隋爲朝邑縣法司義兵濟河授正議大
夫受詔安集邊郡多有降附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行
至鹽州爲梁師都所陷孝謨見師都竟不屈節臨之
以兵顏色不變罵師都極口繇是見害高祖聞而嘉

歎者久之

唐安金藏爲太嘗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
嗣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鞫之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惟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
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臟並出
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舁入宮中遣醫人封內
五藏以絮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
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
繇是獲免

周景壽春人慷慨有節操中宗神龍中與光祿卿王

同皎密謀誅武三思及事泄遁於比干廟乃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昔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我忠自殺又曰韋后亂朝樹寵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韋氏及三思果亦誅滅

甄濟爲安祿山范陽掌書記察祿山有異圖乃僞嘔血遂舁歸及祿山反使僞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召察其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掞將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欷歔嗟嘆因李掞等退以實病報

張巡爲貞源令姚誾爲城父令與巡官聯相善及安祿山反舉兵渡河時靈昌太守吳王祗濟南太守李清單父尉賈賁各招召義徒數千人與巡誾等同拒逆黨雍丘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姓有逃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仆於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賁問之入其城領衆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志將殺之先磔其子於城上示潮使人告之若降我吾捨汝潮又不從亦殺之後磔其母亦不從復殺之吳王祗表賁忠

爲監察御史會賁與潮戰爲潮所殺巡先領兵爲賁
倚角及賁死因統其衆而守其城潮與賊將李庭望
攻圍數月竟不拔賊因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
絶路仍斷其外救巡度雍丘小城不足以禦外敵乃
開門驅百姓詐降令將士持弓弩引蒲巡以銳卒數
百殿其後且行且戰夜投睢陽城見許遠姚誾等共
謀捍守朝廷壯之累遷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誾官
亦至郎中遠爲侍御史賊將尹子奇圍城經數月求
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竟不之救城中糧盡米斗
價至八百後至人相食析骸以爨巡恐人心有變呼

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而令之曰共公等戮
力爲國家守城巡不能以肉啖將士豈敢戀其寵愛
乎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後括城中婦人盡以男夫老
小繼之口尚四五萬初求救於賀蘭進明巡遣帳下
士南霽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明日高會張樂饗
士殊無出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強寇陵逼圍城
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
老小相食殆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
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
亦不利於大夫耳霽雲所以持尺刃晝伏夜動匍匐

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還雖陽數日得達城中懸繩而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巡在城中每戰登埤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已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城今使逆賊陵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則皆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有齒在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救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霽雲及閻亦皆同日遇害唯許遠生擒送雒陽安慶緒將投河北哥舒翰程千里許遠等三十餘人皆舍於僞客省及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盡害之而後行

石演芬爲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養子累至右武鋒都將興元初懷光軍屯三橿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食客郜成義密疏具言懷光無狀請即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璡璡密報其父懷

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爲腹心公亦以演芬爲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下責演芬且演芬朝人不解異心欲守死以事一人幸得免呼爲賊死嘗分也懷光初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之士也可令快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故贈兵部尚書仍贈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于朔方軍戮之

高郢字公楚李懷光統邠寧奏署幕僚累轉副元帥判官懷光背恩將歸河中郢言曰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忿而不聽及歸鎮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群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璡侯郢郢乃諭以逆順之理且言天寶以來阻兵今誰在者況國家仗天命非獨人力今若特衆西向自絕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璡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慙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入

李鄘字建侯爲秘書省正字爲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蒲津叛鄘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

因僞白懷光曰兄病在雒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鄜皆遣行後懷光責之對曰鄜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柰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時與高郢同在賊庭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鄜詰責鄜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爲河東從事

張名振爲李懷光左都將德宗興元元年德宗詔賜懷光鐵券懷光奉詔倨慢名振大呼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敬固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反皆屬滅今欲何爲是資忠義之士立功勳耳懷光聞之召名振謂之曰我不反爲賊強盛須蓄銳候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又曰向者言不反今援軍此來何也何不以兵急攻朱泚收復京城取大富貴是善計也懷光聞之曰名振病狂也使杖殺之

後唐姚洪爲指揮使率兵千人鎮閬州洪嘗爲汴之小校經事東川節度董璋璋叛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爲健兒孫吾獎援至此吾書

誘諭投之於厠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鎭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爲反逆爾本奴才則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埰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寸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

沙守榮爲弓箭庫使應順元年三月愍帝以潞王兵至出奔衛州遇鎭州節度使石諦即晉高祖忠論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已下刺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敎逆爾於路謀社稷之計石曰衛州王弘贊宿舊諳事且往弘贊圖之石馳騎而前見弘贊曰揩遷至此危迫吾戚藩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於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家法物所以軍民瞻奉不竟其亡也今宰執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弘贊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一人將相擁從安能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也今六軍將士總在潞邸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柰之何遂與弘贊同謁於驛亭宣坐謀之石以弘贊所

陳以閑守榮前謂石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明宗愛
壻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誅休戚藩欲期安復
今翻索從臣國寶欲以此爲辭爲賊笑天子乎乃抽
佩刀刺石觀將陳輝扞之守榮與輝巷戰而死

死節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曰臨陣無勇非孝也
又曰臨難無苟免是知束髮事君竭誠許國蓋臣子
之常分也若乃辭色慷慨承白刃而不顧膽氣倜儻
雖衆潰而獨死或抗節不從於戎首或城陷不留其
剛操或後進已至詎肯解舟而輕去或主帥前都自
率屬兵而赴敵此皆抗志忠烈垂名竹帛至如以戕
杖傷得矛卞戟一則耻不終其賜一則恨不快其心
至於畢命抑其次也
臧堅魯臧紇之族也齊侯伐魯北鄙齊人獲臧堅齊
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杖自傷
而死（言使賤人來言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奢人故謂之刑臣也）
敝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
室之辭以與弟（宰之爲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
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霤于

死節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下闘死於門屋霤下也

平阿餘子齊晉相與戰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餘子官氏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也遇高唐之孤叔無孫孤特立尊也叔姓無孫名餘子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餘子曰嘻還反戟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漢路中大夫姓路爲中大夫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與之同名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後漢張況光武初爲嘗山關長時年八十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帝甚哀之

杜篤爲車騎將軍馬防從事章帝建初三年防擊西

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

嚴授爲漁陽太守張顯兵馬掾安帝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趨之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促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殁於陣顯授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墜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守節詔書褒歎

孟嘗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

雒皓爲中牟令靈帝中平四年二月滎陽賊殺皓及主簿潘業皓等與賊戰臨陣不顧皆被害

袁祕字永寧汝南人閎之孫也爲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張仲然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戰謙以得免詔旌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魏夏侯榮征西將軍淵之第五子年十三從太祖於漢中戰敗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任難爲所逃死乃奮勇而戰遂没于陣

杜畿爲司隸校尉文帝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

試船遇風没帝爲之流涕

劉整爲士齊王嘉平中吳將諸葛恪圖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出圖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遂殺之

鄭豫爲士時吳將諸葛恪圖合肥城中遣豫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圖跡索得豫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豫使大呼言大軍已還雖不如早降豫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圖外壯士弩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豫遂大呼令城中聞知而死後追賜豫爵關内侯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來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其急州乃遣溫客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解賊見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靖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

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蜀傅僉史不載其官與武興督蔣舒守閬口鍾會伐蜀別將攻之舒將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遣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莫戰也而陰平已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

張遼爲尚書隨計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而死

程畿字季然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雖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黃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

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屬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晉毛嶷司州刺史德祖次弟德祖戍武牢爲魏所沒嶷及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宋沈勁爲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暐所陷不屈節見殺

荀援潁陰人也宋元嘉末淺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逼兵所殺

王應之爲衡陽內史時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從事何惠文爲惠文所殺

南齊陳光靜爲郢州刺史張冲中兵參軍梁王義師起冲拒之梁王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齊冲遣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

梁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高祖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

簡夏禮安南將軍欽子也侯景至歷陽其部曲邀擊

景兵敗夏禮死之

陳楊孝辨中領軍魯廣達友人也特賀若弼軍乘勝至宮城廣達爲中領軍苦戰不息孝辨時從廣達在軍中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辨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亡

唐宗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城宗抗節不從遂遇害

唐尹元貞河間人也爲曲阿令天后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亂元貞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乃率兵赴救苦戰力屈爲賊所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己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

李奐爲河間司法天寶末史思明圍饒州太守盧全誠陸渾令李系拒之奐以七千人救之爲思明所敗後賊將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太原太守顏真卿使將和琳領一萬一千人馬數百疋以救之官軍去城二十餘里北風嚴烈鼓聲絶不相聞思明使兵亂擊之官軍敗生擒和琳至城下思明既至合勢賊軍大振從外築道爲高堤以入城城上戰不勝退至街巷又戰城中大潰奐爲賊所擒送至東京爲祿山所害

翟景珂本潯陽人後家於濮州之鄄城倜儻有膽氣鄉里稱之貞明初與太原兵夾河而軍濮州隣境疲於俘剽景珂聚鄉邑入保永定驛固守踰年景珂戰殁衆潰

後唐王緘在莊宗募府劄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沒於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初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安承規爲昭義軍都虞候光火賊武章等刼州獄奪其黨類承規獨禦之久無救應爲衆所殺　終